

内部资料

注意保存

龙泉县革命斗争史资料

第九期

中共龙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

一九八三年四月

目 录

- 1 中国工农红军先遣队经过龙泉（专题资料）……………季 中（1）
- 2 忆红军在龙泉活动片断（革命回忆录）……………吴礼旺（4）
- 3 关于住溪苏维埃政府及其他问题的补记（史实考订）……………张金发（6）
赴浙江遂昌、龙泉老区访问有感（诗）……………宣恩金（7）
- 4 《龙泉日报》回忆（革命回忆录）……………顾崇实（8）
关于《龙泉日报》（革命回忆录）……………李家骥（9）
- 5 抗日救亡流动剧团在龙泉（革命回忆录）……………杜毅真（10）
- 6 抗日烽火中的民众剧场（忆昔篇）……………程瑞长（12）
缅怀战侣 记忆永存（怀念集）……………杨 莹（16）
简讯（二则）……………（18）
来信摘编（一则）……………（20）

内部资料
注意保存

龙泉县革命斗争史资料

第九期

中共龙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

一九八三年四月

目 录

- 1 中国工农红军先遣队经过龙泉（专题资料）……………季 中（1）
- 2 忆红军在龙泉活动片断（革命回忆录）……………吴礼旺（4）
- 3 关于住溪苏维埃政府及其他问题的补记（史实考订）……………张金发（6）
赴浙江遂昌、龙泉老区访问有感（诗）……………宣恩金（7）
- 4 《龙泉日报》回忆（革命回忆录）……………顾崇实（8）
关于《龙泉日报》（革命回忆录）……………李家骥（9）
- 5 抗日救亡流动剧团在龙泉（革命回忆录）……………杜毅真（10）
- 6 抗日烽火中的民众剧场（忆昔篇）……………程瑞长（12）
缅怀战友 记忆永存（怀念集）……………杨 萤（16）
简讯（二则）……………（18）
来信摘编（一则）……………（20）

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经过龙泉

季 中

“一九三四年十月，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‘围剿’遭到失败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，进行战略转移，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。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三个多月，中央派出一支部队，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，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，向闽、浙、赣、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。这支部队，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”。（注1）

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（农历七月廿五日）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（一个团）抵达庆元县曹岭。当晚，主力部队进驻与曹岭隔溪之我县小梅镇宿夜。由于反动派的反动宣传，群众不明真相，许多人逃到山上去了。红军通过向留在家里的群众做宣传工作，避到山上去的群众纷纷回来了。红军根据广大群众的揭发要求，抓住了十一个土豪，有专事敲榨山民的木货栈老板刘柴舛（绰号）；靠剥削发家致富的“三和堂”刘小老板；靠修建龙庆桥（小梅桥）专款养肥的一个劣绅；等等。对罪大恶极的七个进行了镇压，对具有一般罪恶的五个，经过训斥教育后释放了回去。四日下午，在小梅镇桥头边的旷场上召开群众大会，由先遣队政治部工作人员作报告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是代表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的利益，不打日本，专打红军和老百姓的罪恶行径；指出我们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自己的军队，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，红军要和人民大众一起，推翻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，让人民大众翻身作主人，过好日子的主张。会后，将地主土豪家没收来的囤积粮食和布匹分给贫苦农民。晚上，红军宣传队在“行宫”演出活报剧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。

五日早上，先遣队主力部队从小梅出发，经查田，到查田溪口。先遣队先头部队的工兵早已在溪口的河床上搭好浮桥，主力部队跨过浮桥，经柘坑到东音与桢寮等村，将近八都镇时，敌“保安队”在八都镇附近的黄岭头（现为龙泉瓷厂二分厂厂址）构筑有

数个碉堡，碉堡里的敌军向我红军射击，我红军采取四面包围，毙敌哨兵二人。敌见我军声势浩大，便丢枪逃命。先遣队四路放哨，砍掉电话柱，断敌消息，进驻八都镇。

八都是龙泉县西南乡的重要集镇，为丽浦公路的要津，两浙盐务局在这里设有盐站，配有一排盐务兵。红军驻镇后，俘获盐兵十余人，区丁十余人，缴获步枪二十多支。红军对俘虏进行了教育，还发给每人五元银元，叫他们回家，不要再替反动派卖命。这天下午，有从龙泉开向浦城方向的国民党五十二师军用车五辆，满载军衣等物资，由两排伪军押送。当汽车驶进我红军警戒线时，给我军截住，他们就丢下汽车和枪支，向龙泉方向逃跑了。先遣队五团二营四、六两个连，就奉命将在庆元、竹口、龙泉八都的几次战斗中缴获的敌人枪支、物资和伤病员护送到闽北根据地黄连坑。（注2）

先遣队进驻八都镇后，看见各另店铺都关着门。原来商店老板因不明我党政策，都逃跑了。红军就将店铺用封条封起来，并贴通告，禁止坏人盗窃各家店铺。六日上午召开群众大会，开展抗日救国宣传。下午，先遣队抵达木岱，开展宣传，住了一宿。七日，抄山路经塘上、溪头、坑口、等村过浦城县边陲的坳门，进入浦城县的东坑桥村。先遣队在溪源田、大坳和东坑桥一带宿营，开展抗日救国宣传。九日，先遣队从大坳一带出发开赴闽北，进击党溪、忠信。

1934年10月，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三千余人的先遣队进入赣东北苏区德兴县之重溪，与红十军团汇合，组成了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。（注3）

红七军团组成的先遣队到达闽北时，留下了伤病员和少数部队干部，共有二、三百人，由洪家云负责，改编为“红三团”，配合闽北独立团（即红军黄立贵、陈一部队）坚持在闽浙的崇安、浦城、龙泉、江山、遂昌等县边界地区坚持游击斗争。

当年，福建浦城的食盐从龙泉买去，而龙泉人要向浦城买米。反动派为了封锁食盐进入闽北革命根据地，在龙泉的八都设立盐务站，按户口登记，每人每天半两盐，不准往福建运盐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份，浦城群众要求红军到龙泉八都打盐务站。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群众的要求，红三团和红五十八团一起研究，协同作战，先在十月底派出侦察员二人（由赤卫队员熊守源、叶长明担任，两人均为龙泉郑惠村人）来龙泉住溪一带侦察敌情。农历十一月初五日，红军八百多人，由黄立贵、洪家云、叶全兴等率领，从浦城择门出发，分两路，一路由福青山、浦城坑经龙泉郑惠、湾潭到住溪；一路由浦城毛垱，夏青坑进入龙泉白岩、碧垄、柳沙岭、马岙岭到住溪。一路上来，有三、四百个农民自愿参加，配合红军攻打住溪。初七日，两路红军到住溪会合，摧毁了猪母岭、陈户、安奉岭头及碧垄坑对面凉亭的敌碉堡，缴获了住溪反动大地主张雨亭家豢养的反动武装一

个排的全部枪支弹药，没收了张雨亭大地主家的金银，并将他家的囤粮分给贫苦农民。在住溪停留了一天。初九日，红军仍分两路：一路由洪家云叶全兴率领三百多红军送战利品，去浦城大北、花墙头，崇安红军来迎接战利品；接着洪家云、叶全兴又率领部队返回龙泉碧垄村，许多群众参加了红军队伍。从碧垄出发，进击遂昌王村口，取得了胜利。旋即返回浦城一带。另一路由黄立贵等率领八百多红军进击八都，^①他们从住溪出发，经过新篷、岙头、山溪口、盖竹，攻下八都镇，消灭了敌人一个排的兵力。附近群众听到红军打开了八都盐站，就有一千多群众纷纷前来挑盐。从此以后，反动派不得不取消了按人定量供应食盐的规定，打开了通往闽北革命根据地的盐路。

红军攻下八都镇以后，转战松溪打进浦城花桥，再回凤池、西表。（注4）

中国工农红军先遣队经过龙泉，打了数次胜仗，歼灭了盘踞在八都、住溪的反动武装，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封建势力，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，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，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，扩大了红军队伍，为后来红军挺进师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，建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，并对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注：①栗裕：《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》

②参看张金发：《从闽北到浙南》

③参看程美兴：《留得丹心照汗青——为刘英同志壮烈牺牲四十周年而作》

④参看陈贵芳：《历史的回顾》

忆红军在龙泉活动片断

吴礼旺

毁 碉 堡

一九三五年三月，红军挺进师第二纵队由洪家云、李重才两同志率领，从崇安经浦城东坑桥到达龙泉西乡的溪头、水塔、碧垄一带，开展革命游击斗争。国民党反动派调兵反扑，先后经过东坑桥的有敌五十六师、第三师、新老四十九师。敌五十六师经常强迫群众修筑碉堡，还威胁山里群众参加他们的“反共壮丁队”、“义勇队”等反动武装。他们设关卡放哨查问。就在我们小小的东坑桥，碉堡就造了四个：东边屋后山岗造了一个，西面对门岗造了一个，南西村尾造了一个，北面村头造了一个，企图封锁交通要道。此时，挺进师在龙泉溪头村全歼了驻防该地的“浙江保安团”一个中队，继而挺进师乘胜毁掉了筑在我村的四个碉堡。群众见红军毁了碉堡，高兴地说：毁得好，毁得好！

鱼 水 情

一九三六年，闽北广浦独立营开往浙西南，经过我村。此时，我四叔吴海兴和老叶班（即叶全兴部）接上了关系。通过老叶班、吴时亮的关系，吴海兴初次会见曹景恒同志。一见面，吴海兴就打招呼说：这回红军要绕山路而行，不能进村。老曹不理解，发火了：“怎么，我们村子都不能进去了？”海兴叔一五一十地向老曹汇报了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村子以后，反动派尾追而来，反动派打家劫舍，欺压老百姓，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。村里有一片货栈和三家客店，来往客人多，为了不暴露目标，保存自己力量，消灭敌人，减轻群众压力，绕小道而行为好。老曹听了感到海兴叔考虑得周到，后由海兴做向导带着部队走山路进入高塘村。吴海兴和曹景恒、吴时亮、傅家立往来密切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同年的一天晚上，吴海兴叔叫到我到他家参加开会。我按时到

会。吴时亮、傅家立、吴德昌等同志问了我们姓名、家庭人口、职业，填了表，登记了家庭情况。向我们讲了党的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是工农子弟兵，是穷人自己的军队，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，要和人民大众一起，推翻压迫人民、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，让人民大众翻身作主人，过好日子。红军的宣传，句句说到我们的心里。我想有这样好的党，有这样好的军队，我们穷人一定有出头的日子。这次会议交代了我们要积极协助红军送信、做向导、打听消息、侦察敌情。从此，我们听到红军要经过东坑桥，就主动送茶送水在村口待候，一有敌情就报告，红军和我们老百姓结成了鱼水情。

智 斗 敌

两广事件后，一九三七年，极端反动的蒋介石对“停止内战”采取其反革命两手策略，调刘建绪和浙江、福建两省国民党反动派联合向浙西南、浙南根据地大举进攻，把闽浙赣皖四省剿匪总指挥部，从江西迁驻浙江省江山、巨州县城。当时，我们红军挺进师各纵队，根据敌人进攻的企图和兵力部署，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，避开与敌主力战斗，决定部队分路向外线出击，深入敌后和侧翼，采取分散的游击活动，消灭敌人，壮大自己。此时，曹景恒、傅家立同志带领一支红军，辗转于龙泉溪头、高山和浦城东坑桥一带，宣传党的路线、主张、政策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代表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利益，不打日本、专打红军和老百姓等罪恶阴谋，提高群众觉悟，壮大革命队伍，开展打土豪、分田地运动。这年春天，曹景恒在高塘，为改善部队伙食，派吴时亮、吴德昌、老林等人到我叔父吴树通家和我家联系买猪。我的大哥吴礼生和堂兄吴礼根把猪宰了，连夜把猪肉送上高塘。天将拂晓，国民党反动派驻在浦城党溪的一个连，通过黄泥坳、竹坞垄先到高塘袭击，另一支反动军队从浮流方向经过东坑桥，上高塘。他们采取互相配合，两面包围。高塘打响了，我的嫂嫂叶起莲（中共党员）听到枪声响赶忙把遍地的猪鬃用草木灰一拌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不多时，反动军队袭击高塘翻转东坑桥，数十个反动兵杀气腾腾闯进村里，挨家挨户搜查，礼生、礼根听到村里的枪声、狗犬声，担心宰猪出事了，他们隐蔽在树林里，看看反动兵出村走远了，回家看看地面搞得清清爽爽，幸得嫂子手脚灵巧，才避免了这场风险。

关于住溪苏维埃政府 及其他问题的补记

张 金 发

编者按：本刊第五期发表了张金发同志《斧头镰刀红旗在住溪上空高高飘扬》一文后，有关同志对住溪苏维埃政府的归属及其他问题提出了探询。对此，张老即应约作了补记，现特将补记刊登如下，并表谢忱。

住溪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35年5月份。在“布告”或“告民众书”上的署名是龙浦苏维埃，是县一级政府，党代表是黄自富同志，主席是万步青同志（他是地方干部，也是浙西南地区性主席），当时浙西南特委领导宗孟平同志也驻在住溪苏维埃政府，因此，这里成为领导中心。遂昌王村口及松阳白岩苏维埃成立于1935年的6、7月份，它们也隶属浙西南特委领导。

住溪苏维埃政府有一个农民协会，又称住溪乡农民协会，是个群众团体，设有主席、副主席，还有调解委员、调查委员、财政委员、保卫委员、武装委员、交通委员、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、青年委员、土地分配委员等若干人。许多人员都是当地提拔起来的农民干部，姓名记不起来了。

我到住溪苏维埃政府是1935年5月下旬。在遂昌茶园附近一个草棚养伤后，归队途中经过龙泉高山（还是叫毛山？）休息了二天，其中有二天夜里，我和交通站同志家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一起到山棚地去看守玉米。当时玉米已播种，水稻也已插秧了。第三天，我到住溪苏维埃政府工作。我去时，住溪苏维埃政府已成立。

赴浙江龙泉、遂昌老区访问有感

—赠老区人民

宣 恩 金

我看到了穷山沟的老区，解放后，在中共龙泉县委领导下，起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老同志和人民群众个个喜笑颜开。使我深深地想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！也使我们回忆到，没有千百万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、奋斗的人民群众，前赴后继去战斗，哪里来今天的住溪、水塔、高山、溪源田、溪头一带大山沟有电灯、电话、电影院呀？！为了缅怀在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，留个纪念，我写了以下八句话。目的是为教育老区人民后代，要继承革命光荣业绩，建设好山区，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而努力奋斗！

人民志坚战沙场，	推翻封建三座山。
前赴后继斗敌顽，	一代风流创新天。
握手相见鬓如雪，	重返故地情尤切。
举杯祝愿民更富，	笑谈城乡已巨变。
如今老区换新颜，	千家万户有电灯。
新开公路绕山转，	喇叭声声车飞奔。
山区建设党领导，	封山植树育新苗。
青山绿水竹木盛，	革命建设有来人。

1982年11月返沪途中 写于杭州

山
高
水
长

同
志
情



宣恩金同志在1982年11月访问龙泉时，与老区人民亲切交谈。

摄影者：沈惠国

《龙泉日报》回忆

——顾崇实——

《龙泉日报》是由《龙泉快报》发展而来的。《龙泉快报》开始是由葛琴编辑的，后来由曹华编写，系三日刊，是油印的，属政工室领导。

我是在1939年9月到龙泉工作的，开始任查田流动施教团主任。1940年初，因唐巽译打算将《龙泉快报》改为铅印的《龙泉日报》，要成立龙泉日报社，于是舒文同志（当时他是我党龙泉县委宣传部长兼城区区委书记，龙泉县政府政工室主任）便介绍我去任《龙泉日报》总编辑。一方面和曹华一起编《龙泉快报》，一方面筹备龙泉日报创刊工作。不久，曹华离开龙泉，由李家骥来接替他的工作。李当时也是共产党员。由于要创设印刷厂，须费时日，直到五月前后，《龙泉日报》创刊号才出版。这时舒文同志已离开龙泉，洪宝钧来任龙泉我党中心县委宣传部长，我在党内任宣传部下面的宣传工作委员会书记。我们《龙泉日报》的工作，在党内便由洪宝钧同志直接领导。

《龙泉日报》是铅印八开版，每日出一张，第一版的内容是：社论、国内外要闻、当地消息。社论不是每天都有，遇有需要时才发表。第二版是时事述评、专论、进步报刊的要文转载，以及杂文等。所有这些，都是贯彻坚持抗战、团结、进步的精神。

《龙泉日报》创刊不久，三青团县团部要求在第二版上每周让他们出一期团刊。开始我们借故加以拒绝，他们便找唐巽译批准。但我们对他们太反动的文章，或拒绝发表，或在排版、校对时将其反动词句有意排漏排乱，使人看不懂（因排字工人也是我党党员），或另写文章驳斥。这样，我们与三青团的矛盾很尖锐。1940年8、9月间，三青团县团书记长、国民兵团副团长张琴，借故向我寻衅，大吵大闹，扬言他有枪杆子。唐巽译暗中通过我党同志通知我辞职。组织上考虑我处境危险，便决定由洪宝钧通知我：不辞职，立即撤离龙泉，并由周源同志写信将我介绍到省委，请省委决定我的去处。省委决定我先到我的爱人家暂隐蔽一个时期，以待组织上的通知。到十一月间，组织上通知我撤离浙东到苏北根据地去。于是我借我的爱人和另一同志，利用我岳父家的亲戚关系，办理好出口手续，于1940年底，从平阳鳌江口乘英轮去沪，转道去苏北。

关于《龙泉日报》

☆..... 李家骥

1940年五月，我到龙泉后，由顾崇实同志介绍入党，并在《龙泉日报》工作。顾崇实任主编，我任编辑兼校对；有两个排字工人，其中一个党员。一共四人。出八开报一张，全部不过五、六千字，每天出版，印五、六百份，其中有一、二百份是赠送给浙江省各机关、县政府的。新闻由县政府无线电收录后送给我们，综合时事报导由我编写，也刊登一些文艺小品等。《龙泉日报》编辑工作，县长唐巽译完全放手让我们搞。到了十月份，国民党进行破坏，一个小特务写来一篇文章，署名渔父，我报刊用了，是批评县自卫队的，而自卫队的总队长名叫张琴。张琴就说顾崇实同志污辱他，要用手枪对付。顾崇实同志与爱人何夷白同志被迫离开龙泉去乐清岳父家待命。《龙泉日报》改由县政工室主任沈以兴主编，但他没有能接下顾崇实的全部工作，我的工作量增加了。当时国民党已发动反共高潮，向龙泉住龙乡我党根据地进攻。这时，陈嘉庚来龙泉，《龙泉日报》发表了欢迎他的社论，表扬他为促进抗日团结所作的努力。我党同志还将龙泉县委的信面交给陈嘉庚，信的内容可能是揭露龙泉反动派破坏抗日团结的罪行。

十二月中旬，中共龙泉县委宣传部长洪宝钧同志通知我离龙待命。我就到永康方岩友人陈伦（原任龙泉民众教育馆长）处待命。到了1941年1月下旬，洪宝钧来永康，传达龙泉县委决定，由于当时去皖南路线已被封锁，其他地区也在撤退干部，要我会合顾崇实同志回江苏家乡，我就去乐清；将县委决定通知顾崇实，何夷白同志一起返沪。

（此处原文模糊，根据上下文推测，应为描述后续经历，如：在乐清期间，曾与顾崇实同志等一起生活，并继续从事党的工作。后因形势变化，最终返回上海等地。）

抗日救亡流动剧团在龙泉

杜毅真



1937年冬天，杭州沦陷前，我随浙江省抗日救亡流动剧团来到了龙泉。比我们先来的有邵荃麟、葛琴、舒文、张三扬、王朝闻、王灿、丁浩、骆苏星、骆梦雷、李瑞玉等。这些同志文化程度蛮高，能说、能写、能演，有歌咏家、文学家、美术家、戏剧家，真是人才济济。当时，有个突出情况，虽然有的当了教育科长，民众教育馆长，工资应该很高，但我们不要，不管你职务大小，每个人都二十元一个月。这个做法蛮突出。大家都有一套灰布军装穿上。他们来了不久，就写信给我，叫我们也来龙泉参加抗日救亡的队伍。我收到信的第二天就来了，住进江西会馆。

我们流动剧团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的。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。我们这批人员都是二十来岁青年。来了以后，我们组织大游行，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都来了，唱革命歌曲，讲抗日救亡道理，宣传团结起来，保卫国家。还搞火炬游行，化装游行。口号是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后来在街上看见小孩子，他们也会唱《大刀进行曲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女孩子们唱《送郎上前线》了。我们在会馆的旧式戏台上还演戏。从杭州带来的剧本本来就很多，大家还会自己编，有话剧、街头剧、活报剧。都是宣传抗日救亡的。搞得很活跃。晚上演戏没电灯，就用两只汽油灯挂挂。老百姓来看戏没凳子，都是站着看。有义演，是卖票的，比普通票要贵些，收入捐献抗日。

我们在会馆里演出了八场戏以后，开会研究，分成四个队分别去八都、小梅、安仁、道太四个区宣传演出。我和杨莹两个女的和张三扬等好几个男的去八都区。当时去八都有公路，我们搭货车去。八都上去就要跑路了。那时我们年轻，还欢喜跑路呢！自

已背铺盖、自带道具，样样东西自己干，住宿在庙里。

我们从八都跑路到宝溪塘上村演出，碰到救亡工作团，由张麒麟同志带队，还碰到刘清扬，还有老三儿也碰到了。救亡工作团的同志都是抗日挺进师留下来的红军同志。救亡工作团成立于1937年12月。该月，闽浙临时省委决定恢复浙西南特委，由张麒麟、傅振军、刘清扬、曹景恒、曾友昔、周健生等同志组成特委，对外称“救亡工作团”。他们随身带有长短枪。他们来村宣传油印的“抗日十大纲领”。我对红军早就敬仰，对他们的革命活动早就憧憬，碰到了他们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感到新奇、羡慕。张麒麟同志和我们握手，叫我小姑娘。他谈笑风生，使我们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。当天晚上，我们演出前，张麒麟同志上台向观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他会讲龙泉话，讲得很动听，群众全神贯注，个个竖着耳朵听。我们这班流动剧团初来龙泉，不会讲龙泉话。为了做好群众工作，从此，我们就学起龙泉话来了。

从宝溪乡塘上来到了岱垌乡的木岱村。救亡工作团和我们一起行动。除了向群众演说外，还同台演出了自编的救亡剧《送子去当兵》。张麒麟同志不但善于指挥打仗，而且还会搞文化工作，当起演员来了。我扮演老妈妈，张麒麟和张三扬两同志扮演儿子。老妈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，坚决动员儿子去当兵打日本鬼子。次日，救亡工作团去八都宣传，我们流动剧团分队则回到城里去了。后来，张麒麟同志来到了民众剧场，他碰到了我，风趣地说：“几个月不见，儿子老了，还是妈妈年轻”。

流动剧团的四个分队都回到了城里，集中开会，由邵荃麟、张三扬同志主持。我们总结下乡宣传工作经验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接着由邵荃麟同志作政治报告。他谈政治形势，从国际谈到国内，有条有理，分析精辟。邵荃麟同志在我们这班人中是老大哥，又是文学家，早有名气。接着由张三扬同志讲话，指出龙泉需要我们，动员我们留下来工作。讲话以后，大家讨论表态，表态结果是留下来，也有五、六个人不愿蹲下来，离开了龙泉的，这次会议开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才结束。

我们留下来的同志，有的仍旧搞救亡戏剧工作，成立了县民众剧场。有的分配到县、区民教馆，多数同志编入了县、区政工队，去作乡村辅导工作。

（根据杜毅真同志1982年11月在龙泉几次座谈会上讲话之一部份整理。整理者：季中）

题头照片：1982年11月，杜毅真同志访问龙泉期间，与老区妇女亲切交谈。

摄影者：沈惠国

抗日烽火中的龙泉县民众剧场

程 瑞 长

龙泉县民众剧场的前身是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流动剧团丽水分团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于1937年冬天，由邵基麟、张三扬带领三十多人，来龙泉开展敌后抗日救亡工作。到1938年春，这批同志绝大多数都留下了，分别在县教科、政工指导室、编审室、政工队、民众教育馆等部门担负领导工作；有的安插到县军警稽查处、县抗日自卫队搞地下党工作。在此同时，创办了县民众剧场，地点设在江西会馆（现县文体厂址）。

县民众剧场主任先后由黄灿、王乃通、屈品生担任。剧务股长骆梦雷，音乐股长骆苏星，总务股长张延林，导演屈品生，后台主任骆苏星，后台装置张延林、程瑞长，道具服装化妆陶烈、骆静美，他们中有大学生，多数是杭高毕业生，也有两个只读过初中、小学的。年龄最大的是张延林，不过三十岁，最少的是程瑞长，只有十六岁。陶烈、骆静美不到二十岁。骆梦雷、骆苏星、屈品生也不超过二十五岁。他们抗日热情高涨，朝气蓬勃。可是，单靠剧场的工作人员演出，力量还是不足的，需要靠外单位支援。于是，县政工指导室、政工队、民众教育馆等单位的同志成了义务演员。这些同志有：陆谷初（女）、李云龙、曹华、周鸣剑、毛晶如（女）、沈文波（女）、舒文、王朝闻、杜大公、杜毅贞（女）、吴史风、吴高芬（女）、夏中仁、陈梦熊、杨莹（女）、翁咸新、周玉辉、王云素（女）、刘凤英（女）、孙影（女）等。

我们在剧场里日常工作是很紧张的，早上五点起床，洗脸，排队，在江西会馆大门口溪边练习发音，练习唱歌二个小时。早饭后上班，白天读剧本，练台词，练动作表情，借道具，设制舞台装置，画布景，准备演出。为了做好工作，必须懂得革命道理。有一句学说：不懂革命理论，就不会革命。因此，晚上除了演出外，就是学习，学政治理论或戏剧业务。我们学习过苏共（布）党史，列宁斯大林著作，毛主席《论持久战》，戏剧业务方面学习过田汉、夏衍的各种剧本。有的同志搞党的工作，那就更忙。为了工作需要，经常工作到深夜。大家从不叫苦，不知疲癆，也不计较工作多少和难易。

剧场三年来演出过大型话剧、歌剧、独幕剧、活报剧、哑剧，如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流浪三部曲》、《黄河之歌》、《复活》（夏衍改编）、《流寇队长》、《钦差大臣》、《打鬼子去》、《上前线去》、《姆妈》、《小黑子》、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魔崖》等。

为了扩大宣传，除坚持在剧场旧式戏台上每周演出一次外，还上街演出过街头剧、活报剧。记得有一次举行抗日宣传游行，演出了《打日本鬼子去》的活报剧。王朝闻同志扮演日本鬼子，低垂着头，缓缓而行，有两个同志扮演八路军押着日本鬼子。王灿同志扮演老农，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，跟在游行队伍里，喊着“打日本鬼子去，打日本鬼子去！”孩子们以为日本鬼子被抓来示众了，就往队伍里钻，朝着“鬼子”吐起唾沫来。

剧场还组织巡回下乡演出，每逢一个月或两个月下乡一次。三年之间，跑遍了八都、小梅、道太、安仁四个集镇、盖竹、木岱口、木岱、塘上、锦旦、住溪、松渠、查田、大白岸、蛟垌、大赛、上田等许多乡村。

当年，龙泉交通不便，下乡巡回演出，除道具、布景雇人肩挑外，都是自挑铺盖、生活用品，头戴箬帽，脚穿草鞋，以八路军那样的姿态翻山越岭步行的。比如到大舍、季山头等村演出，要爬天平山，山高路狭，上岭十华里，下岭十华里，同志们也不叫苦，特别是女同志，来自都市大平原，过这种跋山涉水的生活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她们的吃苦精神，得到了我们男同志的钦佩给我们以教育。同志们在行军途中，为了解除疲劳，一边走，一边讲故事，有时还唱歌，如唱《大路歌》、《拉纤歌》等。我记得“拉纤歌”的歌词是：

用力拉哟，
用力拉哟，
莫回头，
莫回头，
老家只有穷嘴哟。
天旱大地三千里，
官员摧租如火急哟。
齐心拉哟，
努力拉哟，
拼着老命向前冲哟！

《拉纤歌》牵动了行军队伍中每个同志的思绪，大家看到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在反动

官僚地主的压迫剥削下，过着凄凉悲惨的生活；它激励着我们担负起争取民族解放的重任，焕发起抗日救亡的决心。

到了一个乡之后，白天进行家庭访问。访问内容有三个方面：1、了解群众生活与生产情况；2、宣传二五减租的重要意义和好处；3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，揭露日本鬼子侵略我们土地的滔天罪行，动员大家参军打鬼子去。还组织青年、儿童、妇女歌咏队，教唱抗日歌曲。有的同志则在村子里画墙画，出壁报，贴标语。晚上演出。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唱《为啥做戏文》的歌。这首歌由屈品生、骆梦雷、骆苏星三人集体创作的。歌词是：

为啥做戏文？

睁开眼睛看灵清。

中国人不是蜡做的，

中国人不是蜡做的！

全面抗战已开始，

不得胜利不甘心。

到处做戏文，

现在流动下农村。

同胞们，百姓当主人，

四万五千万同胞，

为民族死里求生，

为民族死里求生！

通过演出宣传活动，动员男女老少，工农兵学商，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；动员群众报名去当兵，上前线打日本鬼子；妇女在后方搞生产，做军鞋支前；儿童放哨，防坏人破坏，捉汉奸。将抗日救亡工作推向高潮，使龙泉山城成为抗日救国的大红楼、大后方。

我们下乡的伙食由张延林同志负责管理，搭在群众家里用伙。晚上宿眠，以不落人家为原则。因此，我们在社庙里演完戏以后，将幕布拆下铺在戏台上当“布毯”，各自打开被子，睡在戏台上，如果在夏天，蚊子咬得够难受；冬天的寒风，吹得一夜难眠。第二天，要跑几十里路到一个新的地方演出我们的工作作风是学习八路军的，和国民党老爷们比，真是大有距离的。当地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同劳动群众一样艰苦，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影响。

当年县府实行二级工资制，规定科局长以上一级每月发薪金二十元，县科局长以下

级每月发薪金十元。我们剧场照着县工资制精神，实行二级制，主任、股长每月发二十元，办事员一级每月发十元。我们的工资虽然分二级制，但同志之间有高度的互助精神，对物质享受看得不是那么重，如鞋子、衣服、日用品等，谁困难就帮助谁。而且还关心劳动大众的生活。蛟垱等地的农民生活贫困，我们到蛟垱演出时进行家庭访问，看见老年人和小孩子在摄氏零下二、三度的严寒下，仍是穿着单衣，赤着脚，脚都冻得发紫了。我们的同志看到这种情景，都难过的掉下泪来，同时更使同志们对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增加仇恨。由屈品生、骆苏星等同志发起送衣服、袜子、布鞋给十六户贫困户。象我父亲是个种菜为生的贫农，家庭经济困难，我连小学还未毕业。骆苏星等剧场的同志对我象小弟弟一样疼爱我，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我的进步，给我讲革命道理，穷人与富人的关系、区别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与区别，提高我的阶级觉悟，而且在经济，文化生活上关心照顾我。

县民众剧场从1937年冬到1940年，首尾三年中，通过进步、革命的戏剧工作，贯彻党的政策，坚持抗战、团结、进步，反对投降、分裂、倒退，为抗日救亡工作作出了贡献，在龙泉人民的心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良好的印象。

